●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一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零三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例刊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郵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合之藍米雪林經過胃臟後爲腎所放泄而質地至是仍毫無變更故能於白濁點雀上施以有效之止爛功用由上至下將尿毒遍消如能內服此丸而外用本藥房麥底哥注射藥水變方並治則獲癒更速而事半功倍也本藥處爲使利患者起見將此藥分裝玻璃管易於攝帶每管售洋二角惟本藥房祗做批發故設有經鬻處鮮載本埠各大日報尚有其他小件家用良藥數十稀請向各經售處購買可也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岑春煊題

總公司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頌賜匾額宏獎推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請吸新出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海三馬路一號

中法儲蓄會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金錢如流水東來西去欲省而不能今有妙法每月在消耗費中節省一份錢去投入儲蓄會裏將來可以集成巨數并且每月有得獎的希望中法儲蓄會成立最早會員最多當衆開獎最靠得住中國政府立案法國政府注册開獎在即不要錯過

早晚咳嗽

賽如 雙斧伐樹 烈火爍金

諸君曉得咳嗽危險麼。容易傳染。難得痊癒。哮喘呢。咯血呢。痰厥昏迷呢。喉嚨失音呢。那一樣弗是從咳嗽起點呢。故此早晚咳嗽。猶如斧伐樹。火爍金。使得人身肩發。喉啞。心痛。胸鬱。各種危險模樣。一一都來。惟保喉止咳藥。是從咳嗽根源療治。不論傷風咳嗽。冒寒咳嗽。陰虛咳嗽。肺炎咳嗽。及婦女產後患嗽。青年色傷咳血。小兒驚慈燥咳。年老夜嗆痰迷。雖咳到十年八年咽喉失音。氣管斷積。這樣危險症候。都能夠一服減輕。再服全愈呢。

保喉止嗽藥定價洋七角半

服法詳列仿單

外埠函購郎班回件

上海四馬路畫錦里口

美泰西藥行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瘧子頭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難孕遺禍夫家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將此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爛起泡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康吉里普愛醫院 外埠函購可從郵局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首貴興里一百八十號本埠各藥房均有近君可就購取

大世界 聚[illegible] 起會 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羣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尤貴有團結性朋友愈廣則援助愈厚當今時代世路險巇立孤則危機四伏合羣則外侮不侵古人云吾道不孤又云德必有鄰皆此意也一曰行樂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若不行樂何以怡情然遨遊山水則愁跋涉之艱辛買笑平康復患金錢之浪擲所以行樂之法莫善於遊戲場[illegible]登場笙歌悅耳[illegible]則樹林清蔭[illegible]

[illegible]一張以爲限每日晝夜可用[illegible]名更換另給遊券爲證(八)凡本會會員[illegible]會代發通告邀集會員同申慶賀(八)凡會員入會時須先繳會費銀圓一元[illegible]收會員分文每次會期由會中隨時酌定致函通知(十)凡本會會員遊大世界[illegible]理由告知本公司照章俟一月後補給新劵並條告收票員如舊劵發現立即註消(十一)[illegible]本會事務所附設大世界內大發公司大世界謹啓另有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廿元[illegible]

第五週定期 陰歷十月初一發行

價值最高的補品

麥精鰉蛋膠

能療男婦腎臟諸病

補品要選其純正價值最高可以長年有益於人者實難得也市上補藥如丸散膏丹等多雜其異貨惟鰉蛋膠一物人人知曉既可考其真實又可試其功用並無他[illegible]雜偽[illegible]用麥精煉製使其君臣相配上下相[illegible]即多服亦無飽嘗之弊是以清貴王[illegible]名公巨商均嘗信服且此膠之補力[illegible]試驗[illegible]服過與否均能[illegible]在水未[illegible]之大可概見矣(一)(二)飲服後一二日覺胃口順適大便通潤三四日覺精水濃厚腰背有力舉此二端已足徵其確實凡有腎虧腸[illegible]腰酸背痛頭暈耳鳴等現狀者皆屬腎病服此膠最爲相宜無論男女均可飼食其他功用詳載仿單函索即寄愛服者速請嘗試

價目 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洋十五元半打八元外埠函購郵費不加保險寄奉

此膠發明已及五週[illegible]經君發行茲因社會歡迎由光華堂藥房特設立總所以資供懸現定陰歷十月初一日發行購服諸君希請注意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麥家圈衖仁里底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啓

臟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臟脹外症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輕視本主人去日見如斯病起用刀開放當時雖見效然內部病根未除仍要膨脹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本年夏人心愁苦得此最靈驗之奇方配成此丸專治臟脹通利氣水服之殺虫消積以及一切氣水腫滿本丸功能通達刀割之厄苦亦可救世之名以服食已得最效驗不須服大如斗患病之人無論年深月久用此藥後無不痊癒斷根[illegible]

定價 每盒售洋二元每打十二盒洋二十元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另加保險寄奉

製藥所 上海美界愛而近路萬慶里九十二號

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西首寶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正威藥房

上海德華大藥行

德國 內服 六零六

萬國花柳會一等獎

注射六零六發明與德國文羅氏暗大德國內服六零六發明與德華大藥行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陸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醫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業畢集成册題名爲德國內服六零六藥考以資信用茲因孫悟空變相種種六零六之出品不可窮詰事固熱心公益實則彼此譏謗以求施另用之異同已非一朝一日之能審實而況梅毒之劑乎其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何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傍意外之影戳故一致登報與前以儆來冒用德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後故告中國中西藥界勿効冒牌地位致受本行所取締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六零六神丸◉六零六神膏三種禁止假冒幸新注意焉◉上海新世界對面本行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發各病於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廢督與廢娼

（丹翁）

現在大家日日想廢他、又生恐怕廢不了他的、就是督軍和娼妓了、娼妓在社會上、自然是有損無益的東西、究竟還有喜歡他的人、憐惜他的人、所以他廢了固好、卻是不廢、也可由他去罷、說到督軍、百姓受過他麼下蹧蹋的、自然有『與汝偕亡』的心理、就是未曾身受其害的百姓、也曉得某省某省傳來的消息、不是假話、又那一個肯供他的長生祿位牌呢、所以與督軍談到廢娼、督軍還要笑為不急之務、與娼妓談到廢督、大家都說我們堂子好了、可沒有兵士來胡鬧了、何以呢、他們都知道督軍廢去、丘八太爺就不能這樣耀武揚威了、卻是廢娼這件事、才從上海租界做起、內地的巡警老爺們、方且要借重花捐、做一筆大大的進款、所以租界雖然廢娼、內地好像總未曾聽見、到了督軍、單就他個人說、這省不歡迎的、那省也要拒他、就是內閣總理財政總長、遇着他們索餉、都要蹙起眉頭、看見小小的巡警廳區、收起花捐來、在這窮極了的時候、反覺得饞涎欲滴、他們既不能開源、那裏有不想節流的道理、大概除了督軍的人、又那一個不主張廢督呢、因為督軍的利害、是借重兵力、既廢督軍、當然連兵都廢去、游手好閒慣了的人、叫他做農能、苦吃不來、叫他做工商能、知識不彀、倒是改做強盜、都還容易、無奈北方旱荒、南方水荒、又加之各省兵荒、強盜雖多、可搶劫的事主、反有限了、他們又從那裏討生活呢、督軍本身、他的本領、自然比兵士不同、但是他坐在那裏、和政府索餉、做兵士的人也會的、叫秘書發發電報、做兵士的也會的、這一省督軍、和那一省督軍、學他們工人同盟罷工、做兵士的也無有不會的、至於娶上幾個小老婆、收進幾百萬銀子、又有那個兵士不願意呢、所以我聽見倒霉的兵士說起、我們的督軍福氣大、叫他們和我們站站崗、大煙癮就不得了、他也只好做一鞋子督軍罷了、做一鞋督軍的人、忽然把他廢了、代他想想、再替他揀一個比督軍便宜的事、一定找不到了、娼妓雖然穿得好、戴得好、除了手口之外、敢說是全不知道的、叫他們種田、他們苦也吃不來、叫他們做女工、也是未曾學過、不但他們妓女本身、就是做龜的做鴇的是養尊處優慣了、也只好做一鞋子的龜鴇了、做一鞋子龜鴇的人、叫他改業、他也覺着沒有比做龜鴇再便宜的了、所以廢督廢娼、都有大大的阻力、現在中國的女子、被幾位利用新潮流的先生、販了多少外國學說來、就不是女學生、也知道自己不應當做人家的玩物了、那一個妓女身上、沒有幾個教育家相好的、而且有講通俗教育唱新劇的相好的、華奶奶的新戲、就未看見過、也聽見過、何以就沒有一個為娼的肯提倡廢娼、督軍的人格、畢竟不同、浙江的督軍、在這邊先說廢督、雲南的督軍、在那邊也說廢督、說着說着、又不聽見了、俗語說、只聽樓板響、不見人下來、百姓們聽他們說的話、也不過是個空歡喜罷了、吳佩孚將軍、聲明自己不做督軍、大約是實行贊成廢督的一個人、可是他身分、還不是一個督軍、站在旁邊說、有甚麼力呢、山東到底是個出聖人的地方、田中玉不是大吹大擂的、上總統的呈文、真個要廢去督軍嗎、有人說他是因為自己有坐不成督軍的地方、落得送個人情給我們老百姓、我看、這種說話、也太不成人之美了、譬如為娼的、遇見幾個地棍、不時的來攪鬧、或是衙門裏向、見他生意好、在漏規之外、又敲他沒限制的竹槓、他這個時候、就收起牌子、不做生意、自然是沒奈何從良了、須知沒奈何從良之人、既經從良之後、就不能追溯他從前的人格、說他自願為娼的了、坐不成督、才主張廢督、即便是沒奈何廢督、[illegible]當真把督軍的制度廢去、百姓也就要感激他萬代陰功了、若是別的督軍、不等到沒奈何的時候、也就上勁廢起督來、那更出足了風頭了、

零拾

（鐵）

近撰一文、有官署為蘄北一農失者、反對孫振家為京兆尹、其言曰『孫左子字、於十二生肖為鼠、振右辰字為龍、家下豕字、為豬、皆披毛戴甲之物類也、聚此三物而為一人、其性之貪殘凶很、必有過於尋常萬萬者、況碩鼠食黍、人將去汝、傍加以禾、有卵育於此之象、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傍加以手、有攫人而食之象、封豕力大、貪於虎狠、上加以蓋、有虎而冠之象、以此數者測之、可知其兆人民、必有一番刧數發見』云云、說甚新穎、然亦謔而虐矣、

伍秩庸游美時、嘗於照相器中、攝得鬼影、歸而示人、咸以為異、謂是實有鬼之証也、近則北京某照相館、亦發生一異聞、京友述以告余、謂有朱氏夫婦兩人、偕往某照相館攝影、攝畢取出、則見兩人之後、復有二影隱立、宛然人形、但面目不甚明晰耳、館主駭甚、不敢示人、姑為藏之、嗣俟其人復來、一覘其異、距閱時已久、蹤跡杳然、詢之、則知此夫婦兩人、已於攝影數日後相繼染疫死矣、館主益駭、乃述其事以告人、僉謂此身後之二影、即為鬼之現形、蓋已潛隨彼兩人之後也、然歟否歟、請以質諸靈魂學者、

上海市間、凡賣糖炒栗者、必於其市招上大書良鄉魁栗等字樣、良鄉、京兆所屬之縣治也、數年前、鄉友某君、權良鄉縣篆、歸至滬、余以良鄉栗產問、某君笑曰、良鄉乃無一栗樹、又何栗產之有、余聞而大奇、豈著名產栗者、別有一良鄉乎、抑凡事事物物、名必不副其實、雖一果一木之細、亦在所不免乎、然而異矣、

沁香閣隨筆

（秋涵）

樊樊山題梅郎畫芍藥詩云、『帶圍金縷賽姚黃、（自注花似牡丹）綠葉扶持上錦堂、今日五洲君主少、相公卻是百花王、』人謂妓界多總統、是共和的、是現在的、伶界多稱王者、是君主的、是過去的、觀此詩而良信、

昨於某酒肆座間、聞人誦一新婚諧聯、以新名詞聯合為之、句曰、『共和皆流血造成、登獨個人一方面、祇制須堅持到底、慎毋熱度五分鐘、』詒妙鍵關、而於新婚情味、尤極脗合、不易得也、

近日目擊兩異事、其事皆由於婚姻制度之不良、以至哀之者、雪君山之涕、笑之者、作山膏之罵、其實皆非也、凡事苟從根本着手、力矯向來之積弊、則罵固不必、涕亦可收、吾國人僅知哀之笑之、而不嘹之、則吾拉雜記此、為多事矣、

徐紳有女、字曰蘋玉、幼許字於同里劉氏、劉與徐因有姻婭關係、子女相見、都不避忌、迨年事既長、父母始稍稍禁其往來、蘋玉年十五、貌留秀、劉子長女一齡、在某校讀書、性亦敏慧、一日遭女於道、窺之而艷、歸遂涉遐想、又覥然不敢舉以告人、自春徂秋、形神凋瘁、懨懨漸就危殆、劉夫婦得其故大驚、乃延媒妁、就商於徐、謂將娶女、徐執不允、以女年稚為辭、其意亦恐劉子之病不起也、劉子彌留時、泣告其母曰、吾之死由於蘋玉、蘋死後、請往媾蘋玉、宜仍嫁於吾家、剖財產之半、養贍其終身、勿再嫁、嫁則吾目終不瞑矣、言訖遂絕、翌日、徐得噩耗、戒家人勿張、又檢劉不與通慶弔、劉雖怨懟、固無如何也、初蘋玉亦微聞劉子病、既聞家人言、謂其已愈、亦遂置不為意、事越一載、蘋玉乘輿赴某戚家、道經劉門、從簾隙中、忽見劉子麻衣門阿、丰神灑如、蘋玉羞俯其首、與已疾馳而過、歸告乳母某氏、謂今日乃巧遇郎君、言時紅暈兩頰、某氏固自幼保抱蘋玉也者、驟聆其言、大慟、又大驚、涕縷縷如斷梗、不復能止、女覩其狀、良用疑慴、詰之、不肯言、又固詰之、氏乃歎詫曰、郎君死已久矣、令姊何遽得窺其形影、得毋鬼耶、一靈不泯、意殆欲使令娘知之、存亡知而不言、負郎君多矣、蘋玉聞言、一痛遂絕、氏撫摩良久、始復甦、將往詰父母、氏婉慰之、蘋玉是夕遂夢劉子隅坐床側、揚揚如平生、並告女汝父已命汝再醮、夫家姓某名某、居滬上某所、侵晨始去、女醒、開乳母、知其事良確、惟秘不告女耳、蘋玉慟極、乃泣謂父母曰、兒之身、父母生之、亦惟父母能殺之、郎君之死、不告兒何意、今將嬪兒於他氏、又何意、兒志固矢死靡他、父母乃欲以亂命命兒、是不欲兒偷息於人世矣、言畢、遂不進水粒、父母始猶訶其前知、久乃得劉子入夢之故、又審女志堅、不遂已悔滬上婚約、又馳告劉、劉感女誠、願踐前說、結綵輿迎女歸、民國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兩姓陳列儀仗於通衢、佐以軍樂、輿前有牌白、青年守節、是日觀者、途為之塞、嫁女見之、多有淚下者、嗟乎、鬼神之說、儒者不談、然而劉子入夢事、則當時人人咸能道之、抑又何耶、吾不奇於蘋玉之守貞、而獨恨其結婚之太早、以至鑄九州鐵、成此大錯、此則為父母者、不得不任其咎也、同時又有馬生事、

北京舊物之保存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人家都告訴我說、『現在的北京、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但還香我自已親到北京來看了、方知道是卻不盡然的、人言是不可盡信的、

第一使我受激刺的、就是道路、北京的道路、晴天是灰塵飛揚、平地上的土、足有五六寸深、差不多可以沒踝、到了陰天、更是遍地泥塘、臭泥四濺、所以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口號、這是我廿年前所熟聞熟見的、如今看來、祇是南城香廠一帶、稍為修理平整一點、然而比天津還差得多呢、更不能比上海了、有許多的街道、卻還依舊一點未改、仍是廿年前的舊狀、有一次、我到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去、那道上的灰土、依然把車夫的腳都掩埋了、試問廿餘年的市政進步、僅僅改變了香廠一部分的道路、稍為平整了一點、算不算進步呢、

第二、是滿街上不論什麼時候、依然有一種窮苦的人、背着一隻沒有蓋木桶、肩着一把長柄杓子、滿街上去拾糞、這也是廿年前的舊東西、現在依然還有、可知道必然是在街巷中拉野矢的人、還很多呢！

第三、是頭上梳着一個馬屁鬆、下面纏小腳的青年女傭、依然很多、可知二十年來北地婦女『纏小腳』的習俗、尚未革盡、這也是北京舊物之一種遺跡啊！

其餘如打小鼓收舊貨的、用斜棒擔破布的等等、樣樣都如故存在、這都是廿年前的北京舊現象、如今也依然可以看得着、所謂改良、所謂進步、究竟在那裏呢？

我這話、使一般國粹保存家聽了、必定大不願意、又要罵我主張『破壞成規』了、但是由小見大、可以推知我國的社會上、除掉一班有錢有勢的闊人享用上改良進步外、其餘凡關於公衆的、及窮人的生活上的事物、是絲毫沒有改良、沒有進步的啊！

寒雲鬻書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illegible]遊江海[illegible]

楹聯每字加五角隸書加倍　文聯[illegible]條橫幅每字五角隸書加倍　卷冊每字二角隸書加倍　摺扇團扇每件五[illegible]女扇及小楷面議　磨墨加一上款面議　劣紙不書　壽件碑碣蠅頭書代擬詩文均另議　綾絹加倍扇不加

胡召南　馮小隱　狄地山　張丹斧　宣古愚　余穀民　同啟

代收件處　長浜路仁勝里十五號馮寓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新閘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二號馮寓

辛丙秘苑

不佞作辛丙秘苑、本於見知、事之惝恍有疑者、不書也、人有關於書中之一事者、或有其近、為之辯掩、亦理之宜、情之常、予無用從其辯而辯焉、讀予作者、不可以予無言、而遽疑為事誕辭誣、故預駁難、俱不一答、閱者諒焉、駁難者亦諒焉、寒雲啟

秘密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七四）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三回　輸官司村女投河　洩姦情美人設局

祝鵬文瞧這巧當兒、他也前來湊趣、摺着銀姐、或是湊一把柴火、或是拎幾桶井水、僕婦們見他這樣慇懃、有時轉眼過一邊去歇涼、由他在那裏出汗、鵬文便趁這會子、悄悄向銀姐問道、我那幾十首詩裏、你賞識的有多少、銀姐聽了不大懂得、只望着他笑了一笑、鵬文又問道、我給你這些詩、你如何也沒有一首詩酬答我、銀姐依舊望他笑了一笑、鵬文真是無可奈何、又猜不出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卻好銀姐要將芹菜下鍋烹炒、撇了撇嘴、分付鵬文去煉豆油、鵬文答應不迭、連忙將豆油傾入鍋裏、偏生一眼瞧見銀姐、蹲在地下揀那芹菜、兩隻腿八字叉着、薄薄的套了一條夏布褲子、湊着日光、一條條的花紋、幾乎有些鬚眉畢現、鵬文看得出神、眼不轉珠的、只顧賞鑒銀姐的褲子、忘卻鍋裏傾着豆油、火勢猛烈、驀見那油全行着了火、煙霧迷漫、那火頭幾乎穿上屋頂、鵬文喊了一聲、哎呀、外間僕婦們聽見消息不好、一齊趕進來援救、好容易方才將火救熄、銀姐便瞋着鵬文不會做事、一疊連聲的驅逐他出去、鵬文不得已、怏怏的轉回那座書房、坐在窗邊、細細思索道、若說他無情呢、他有時候也和我有談有笑、簡直把我當做骨肉一般看待、若說他有情呢、你總不該因為這點小事、便放下臉色來、不許我在廚房裏效力、咳、總恨我以前那些風花雪月的文字、做得不很懇切、打不動他的芳心、如今我也沒法了、只得再行寫上一封長信、問他如果願意嫁我、我們就先行偷會巫山、免得我這相思難捱、若竟沒有嫁我的意思、我老戀在這地方、有何趣味、憑着我這支筆桿子、不如依舊跑回上海、賣文為活、目前書坊裏、那些新小說子、甚麼安福秘史、安福趣史、李純歷史、都是些投時利器、東抄抄、西覓覓、不見得我便不會做、…主意已定、當時便又伸紙濡墨、足足寫了有二千多字、把來摺疊揣在懷裏、等候時機、再遞給那銀姐、作孤注一擲、時近初更、十分燠熱、許多赤腳的傭工、紛紛都坐在麥場上、吸那涼風、裏邊院子裏、便是陸富與的父女、大家列坐下來、拿着芭蕉扇子撲着、牆角邊又燒了好些雄黃艾葉、燻着蚊虫、鵬文覺得書房裏熱得難受、赤着臂膊、緩緩的步入院落、

蔵泉文訂二泉補證

（寒雲）

[illegible]金錯武安泉、遂知莽之金錯[illegible]所自出、古金錯幣、一刀外、從無見[illegible]、惟泉譜[illegible]正品中[illegible]五[illegible]、背金錯[illegible]石[illegible]於[illegible]莽金錯刀外、未有[illegible]、[illegible]品云[illegible]明鮑[illegible]辯[illegible]泉[illegible]晚出[illegible]所[illegible]云僅有[illegible]絕罕[illegible]秩二千石、漢官也、譜摹厥泉、面好無[illegible]平錯金、銖字右[illegible]、作半、方折、五銖泉、惟新漢武帝泉如是、以有三銖證之也、宣帝後、咸圓折矣、且背平與三銖同、厥泉必造於莽前無疑、特若君宜高官類之吉語、非通用幣也、秩二千石之字畫、似一刀之臃肥、惟方折、異於一刀、持較武安之瘦勁娟古、其不敵判若壤矣、周時秦國之文信泉、曾見洪氏泉志、其傳世久矣、泉譜所載、必未見真泉、或秦自洪志、咸泉為偽造、蓋信字字畫、右半成螟、左半亦有不符、故李鮑不能識也、予謂之一較審其銹、乃新出土者、據售者云、發自陝中、於衆半兩中、選此一枚、泉之聯此泉者已碎、不及見、為何泉、知此為奇品、攜來海上、初無人識、疑為鄧秋枚所得、黃葉翁聞之、知其罕而是寶、欲易之、因於無所償、因告丹翁、屬其必得勿失、丹翁遂以重值購焉、此厥泉之授受也、予以明刊玉溪生集、及秦重一兩十三珠泉、易自丹翁、瀏思詳證、冀揚其晦、若四曲文、既以為陽布證之、及見刀布、文有行字者、作非、與四曲文無異、於是省用此文者、本行使之意、非四出四決之類比也、魯陽布、平列魯陽二字、陽居非字之中、下端中尖、有一二字、當釋為魯陽行二、此布較大、蓋作二布行用者也、文信泉之有行字、亦必此類矣、古幣文字、多有分剖參錯者、行字之分夾他字、未足異怪爾、金錯武安泉、估人以傲值、解自山西皮匠之擔上、初未知為寶、特愛其精好耳、及來滬、定值百元、求估於嵬泉者、歷六七人、咸未敢斷、至大雄示予、乃始論值焉、估人曰、歸予、予以一切之證、斷為六國時趙國之正用品、而數倍值於布者、若乘竟有識者、貶值可也、遂以七十餘圓之制然、安與文信泉、各為文彰之、不計人之議於後而哂為妄也、大雄又語予、斯估人尚有一泉、金錯秩二千石四字、予急索觀、泉如直百五銖、而字非錯、乃以漆和金塗成者、泉為刻造、非淮所鑄、類倭人作偽、聞五銖之金錯秩二千石泉、曾藏平湖某氏、某遠行、攜之、失於途、恐已為倭人所獲、遂據真者、製以誑人、然質惡色滯、字又弱俗、其偽態、終不可掩、丹翁云、真者惟一、亦猶武安泉也、地不愛寶、奇物日出、今人之眼福古緣、邁昔人多矣、予既並有二寶、且數千年物、自予顯定、其快復何如耶、頃黃葉翁見過謂予曰、錯金泉內漆變、秩二千石之五銖外、與常見之真莽泉同、惟字為金錯、今不審藏何許矣、翁藏泉多異品、尤好元小泉、嚴秀獨精、今日海內、賞識泉者、惟翁與地山師、其博學明斷、遠邁前人、所儲異泉、有下蔡四朱、泉如小半兩、面背俱平、文環讀、字畫奇古、近似文信、翁斷為秦泉、蓋初行銖兩時所鑄、可知四銖非自宋始、丹翁藏一臨一四銖、肉方好圓、方可五黍、面背俱平、陰文、右臨菑、左四朱、體叢方整、以制作字體觀之、雖後於下蔡四朱、亦是秦初之幣、異地而異其造者、於是又獲証知行銖兩之初、圜法尚有兼紀地者也、丹翁以一小四朱見貽、泉如榆莢、而厚數倍之、背面俱平、圓好、好面大背小、陰文、右四、左朱、續泉匯收入無考正品、注謂陳蕃卿得於齊地云、四朱與臨菑四朱、幣、如乘充化金及安邑二布、背之充字、咸為陰文、半兩亦間有陰文、古幣陰文、非絕無矣、臨菑四朱、圜法之變體也、以武安布及濟陰泉、証武安泉、以武安泉、証文信泉、以文信泉、証下蔡四朱、以下蔡四朱、証臨菑四朱、以臨菑四朱、証小四朱、以小四朱、証幣之有陰文金、錯亦陰文類也、斯稀知古幣有金錯文、為非虛誕也、

勸告

（看報的）

我也不是戲子、也不是評劇家、究竟是誰呢、我是看報的、不過我看報的是痛癢不關、何苦要平空出來干涉你們呢、因為我前天看見戲子的來稿、說評劇家的弊病、倒也很不錯、然而現在的人、那一個不犯愛錢貪食的毛病、不過犯得正當些、就不失自己的人格、犯得不正當、那就是齷齪份子了、還有說他的價值嗎、是不是呢、後來我看見一個署名評劇家的出來干涉戲子、也說了一大篇、我是個看報的、不是評判員公証人、不來分你們的軒輕、不過那位評劇家、既沒有吃人家拿人家捧人家的齷齪行為、也不必去疑心他、至於那位戲子呢、既存心來與評劇家研究劇學、也可就此收韁了、不要嚕嚕囌囌說個不了、想我們看報的很希望你們做些有價值的討論、也好新新我們看報的眼光、倘然你來捉我的短處、我捉你的弊病、爭個不了、難道我們看報的出了錢、來看你們尋相罵嗎、若你們果然喜歡相罵的、何不到跑馬廳去、那裏地方又空闊、說到不合的地方、還可以武力解決呢、千萬不要在這報上蹧世界、害我們看報的看了頭痛哩、

丹翁按這位看報的先生說的話、公道極了、大家卻不可不聽、不過中間有幾個字、乃是方言、不便改去、諸位評劇大家與戲子先生不要誤會才好呢、（丹翁）

戲子議和代表

（第二號戲子）

記者閣下、我們以唱戲生活的人、那個不是借重人緣、才有飯緣的、只要出了我們所定戲價數目、就有批評我們的權、捧我們的場、我們心裏自然磕頭如搗蒜了、就是故意與我們為難、喊我們倒好、我們也只好忍住受住、那裏有應該回嘴的道理、聽我們戲子老前輩說、就是程長庚、初到北京的時候、也有人喊過倒好、程大老板、也不過心裏笑他們不懂戲了、又那裏有過回嘴的事、只有我們戲子裏的敗類譚鑫培、被大衆評劇的恭維糊塗了、不但喊他的倒好、他不答應、就有護法的來替他打人了、想起我們這班命運不好的戲子、實在可憐、未嘗不想同幾位評劇大家討個『近乎』無奈他們肯捧的、還是已經成名的譚老板和梅蘭芳他們、我們曉得評劇家說不好的、也有我們和他們在內、並非是專說前次在貴報投稿的那一個戲子、我們本曉得娼優是個弱門、想不到做第一號投稿戲子、就挑撥出多少是非、果然是把評劇家發言權奪了、招牌摑了、我們何嘗不揚眉吐氣、不過於人家飯碗有關係的、大家都應該客氣點、現在我們同行、都收到匿名信、全是高人耳背內聽不入的醜話、我們行內、科班與私坊、天然人格兩樣、私坊出身、除了他們捧的梅蘭芳外、像我們都是清清白白、和票友評劇家一樣的人格、這種來函、一定是初次歡場的小評劇家、決非出於大評劇家之手、我們原不必計較、現在又接了恐嚇的信、說是有相當的對待、我也知道決對待不到我、可是第一號投稿的戲子、既因為投稿生出事來、我們再要開口、評劇家必然更不願意、我們只好忍住罷了、第一號戲子再有信來、也請貴報置之高閣、大約此後第一號戲子、也不敢大膽妄為了、

丹翁按、剛接戲子來稿、又接到第二號戲子來稿、戲子雖多、都有棄兵而逃的意思、好似西南議法、是不容易的了、但有一件、據說諸位評劇家、因本報登了戲子的投稿、他們的大作、不屑與戲子、同列在一張紙上、相約全要到別的報上發表去了、如今戲子也預備閉口無言、那末糟了、我的報上彷彿下圍棋、直闖成個荒盤了、在愚見看來、要是沒有戲子投稿、評劇家自然肯暢所欲言了、我們就蠲了戲子和第二號戲子的話、再不登他們的稿子、評劇家還是受我們歡迎的好了、

丹翁先生台鑒、評劇家竟以強盜寫恐嚇信之手段對付各戲子、我為社會懼、某世界是放大戲單、游戲廣告我不屑閱、評劇家中有寫恐嚇信之強徒、我不敢再加評論、謹誌數語、以免人說我有頭無尾、專此謹請撰安　戲子頓首

原詞錄下、吡爾戲子、胆敢信口狂吠、同人等當有最後手段對付、爾等慎之、上海全體評劇家警告

原信本擬呈閱、因敝同人欲留為証據、所以不能寄來、另紙能否請先生在貴報發表、以釋僕不能答覆評劇家之理由、承情之處、定圖後報、戲子頓首